



# 性德和修德

方 倫

「性」這一個不平凡的問題，從古以來，就不知難倒了多少人。凡夫俗子，未嘗學問，不必說了，就是通儒、學者，乃至賢哲之士，或理學家，對於「性」的理解，都還在迷離恍惚之中，能懂得清楚者，並不多見，下此更不必說了。

他們當中，最可笑的，是把習氣認為性，例如告子說：「性可以為善，可以為不善。」「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」「性猶湍水也，決諸東，則東流，決諸西，則西流。」這便是錯認習氣為性。他所指陳的，至少也是合無明，成藏識以後的現象。很明顯的，並不是指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，非濁非清，無背無向的真體，因為這真體是絕待的，永遠不往在善惡二邊。最荒謬的：是主張「食色性也」，這竟然是降一等，指垢染為性了。今世一般人，為了掩飾他自己貪食好色的弊病，也隨著附和其說，認食色為性；並且還說是孟子說的，意思是說：聖人都這樣說，可見是實在的情形了，真是可笑之極。

性的體相，是極容易證見的，見性甚至比例一杯茶還容易，可是，說到難，卻也難於登天。雪峰曾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，若不是岩頭幾句話，這黑漆桶，還不知幾時打破。趙州八十猶行脚，長慶坐破七個蒲團，還是消息沉沉，所以說易，似乎也不大對。實際上，是易者自易，難者自難，佛說：善根、因果、三世、是這一問題上，最為合理的解釋，這癥結：還在乎修。因圓自然果熟，水到自然渠成，否則，雖經無量劫，不會就是不會，絲毫也假借不得。我嘗盡語言譬喻之能事，為內人試說這一個問題，可是，她始終不能了解，我然後纔相信：為小根人，輒說微妙法，確是有很大的罪過，這無上甚深的一乘妙理，要待其人而後行，並不宜曲徇情感，私相授受，禪門諸祖，對於傳法，一向是鄭重其事，其原因即在於此。

見性的最大障礙，在於知見，事實上，是要聽聽去智，兀兀無知，纔有個人處，纔有少分相應。雖然如此，悟不悟還要看造化，因為兀兀無知，很容易落斷滅處。有許多人，認無想為究竟法，因而陷入槁木死灰的田地，禪門中斥為：一念萬年去，破廟裏香爐，冷澈澈去，就是指這一個境界。須知，有心與無心，都給自性沒交涉，住與無住，一樣的失中，其過失是均等的。

修行就是修行，為什麼要見性而後修？見性而後修，比較未見性而修者，有什麼好處？禪門諸師，多不主張修，為什麼這裏又說修？我現在且

就上面三個問題，試作解答：關於第一答，先來一個譬喻，譬甲乙二童，都在讀書，甲略觀一遍，便知全書要旨，故用工少，而成績佳，這是得力於悟。乙雖竭力將全書背得爛熟，然而成績仍劣，這是病在不悟，這兩種典型的學生，在學校中，尋常可見，並不稀罕。修行亦如讀書，見性而後修，便能一聞千悟，觸處皆通，於理於事，略無罣礙處，這樣便節省了無數時間，無數工夫。不見性者，則給這相反，這便是要先見性而後修行的理由。關於第二答：也來一個譬喻，譬某種皮膚病，遍體癢爛，原因在乎血素不清，良醫察及病源，為之打幾次清血針，全身盡愈，這是從根本著手的便宜處。無能的醫生，是在潰爛處擦藥膏，消耗大，費時久，而病恙還是始終不癒，這是從枝末著手的吃虧處。修道亦如醫病，見性後的修為，是從心上起，也就是從根本上起，也就是由內而外，所謂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其功效之大可知。不見性者，是從事上起修，也就是從枝末上起，也就是由外而內，所以功效便差多了，這便是見性後修的好處。關於第三答：禪門諸師，多不主張修，是就理邊說，是就最後一著說，例如釋尊成佛，是親見頓悟，無關修行。但是，佛教是說三世的，釋尊曾自述他往昔：在百千萬億那由他諸佛處，供養，承事，聞法，學道，這些算不算修行？若不算，則是抹殺事實，若算，則不修就決不能成佛，已有諸佛的事蹟作證，誰也不能打破這個規例。

其次，禪門會將功候的過程，分作三關。這其中，只有初關破本參，是由悟而來，無關行業，至若中後兩關，仍然要靠修證。古德曾自承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，一回入草去，驀鼻牽將來。又說：執杖視之，勿使犯禾稼。香林經四十年，纔打成一片，這都是調柔意識，不使外馳，無論面對任何環境，在任何行動中，都要永遠維持悄然的情緒。否則，將來中陰身，便不能控制業識，那時便沒有把握，不隨境而移。像這樣的真工夫，當要經過長時間的磨鍊，纔能成辦，平時縱使能悟能說，若不護持嚴密，當陰境現時時，便絲毫假借不得。這便是禪門的修，也就是中後二關，用工的差別處，誰說禪門不參修呢？

說初關破本參，是由悟而來，無關行業，這也是單就今生而說。若問：為什麼某甲能悟，而某乙某丙，乃至大多數人，皆不能悟？要解答這一問題時，還要牽涉到：前生或前多生的修學。像古來許多禪德的頓悟，都算是果，若究其因，則可以把：「學在前生，悟在今世。」八個字，作一個總解答。這樣說起來，那麼，所謂根器者，全繫於前時，而初關能破本

參，其來源還是肇啓於修學了。

在禪門中，能破末後牢關的人，已是寥寥可數，縱此能破此關，於生死輪迴，確有把握，然而瞻望佛果，還有一大段遙遠的路程。在這路程之中，還要發菩提心，分修分證，經歷長劫，積累功勳，然後纔能到達妙覺位，亦如有了耕芸，纔有收穫，若說不修便能證極果的話，無始以來，根本就沒有一尊這樣的佛。

見性已屬難能，然而見性可以說是得道，而不是了道，真正的了道，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出三界的最大阻礙，是在惑業，見性時，最多只能破見惑，但是，多數還是只能破見惑，說到思惑，這是多生的習氣，根深蒂固，很不容易斷除。縱使有一類出羣的利根人，一見性，即能見思俱破，然而，剩下來，還有界外的塵沙無明二惑，也還無法排遣。破見思後，若不能破塵沙惑，得道種智，則一切法的差別相，和多過恆沙的名相，就無法了知。若不能破一品無明惑，得一切種智，則未能窮心性之源，發揮全體大用。要破這兩種惑，得這兩種智，就要借重三祇磨鍊之功，纔能做到障消慧朗的地步。這樣看起來，行者縱使大事既明，親見娘生面目，也只能說是握有性德，倘若不能配合修德，做到性修無間，仍然還是沒有用。

從前有人，問靈佑禪師：頓悟人，更有修否？答曰：「若真得本，他自知時，修與不修，是兩頭語。如今初心雖從緣得，一念悟頓自理，猶有無始曠劫習氣，未能頓淨，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，即是修也。」可知頓悟之後，還要伏斷分別和俱生的我法二執，轉理事二障，成菩提涅槃，然後曠劫習氣，纔算淨除，這就是修了，就是何以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解釋了。

性德可比一塊美玉，為希世奇珍。但是，無始以來，為無明所覆，障翳深厚，歷時久長，有如玉的外圍，包上一層砂石，牢不易剝。這樣萬劫千生，自外表看來，就是一塊頑石，被人輕視。玉的主人，和一切旁觀者，都以爲它是頑石，並沒有人能覺察出：這裏面蘊藏著一塊美玉，為希世奇珍。

迨至佛出世時，最後以金剛定，琢破了他自己身上這一塊璞，清除了璞外的砂石，發現了這一塊美玉。然後以此例彼，洞悉一切衆生的身上，全都具有一塊美玉，與他自己無異，祇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由是起大悲心，爲之說出緣由，教以種種方法，令彼等自行動手，琢破無明的砂石，自然一樣地，可以得玉，一樣地可以成佛，這便是千佛出世的共因，十二部經的註腳。

一切衆生身上，等無差異的性德，就是這一塊美玉，無始以來的妄想結習，就是璞外的砂石，三藏裏許的所詮，和大小乘各宗的教義，就是清除砂石的方法。懂得方法之後，再由行者親自依法用功，實行磨治，這就是修德了。明白了上述意義之後，就可知：性德和修德，都是極關緊要的

東西，性無修不顯，修無性不成，倘若缺了一邊，則五十二位的迢迢遠道，寸步都行不得，何論了生死，更何論成佛。

關於這一問題，儒家和佛家的見解差不多，也是主張性修配合的。一中庸上說過：「故君子，尊德性，而道問學。」尊德性，就是尊重自性，道問學，就是實行修道，這是整套的，不合作便不能成就。性好像鑽中的金砂，修好像鍊金的方法和行動，金砂加以提鍊之後，纔能成爲純金，若不提鍊，亘古就是金砂，不可能成爲純金。這就是說：一切衆生，雖各有佛性，但若不修道，則永遠只是衆生，決不能成佛。

漢儒很早就章句訓詁之間，下過一番工夫，可是，章句訓詁，只是古人的糟粕，榨不出什麼精華來。魏晉的清談，南北朝的玄學，雖然華靡，但也只是在舌鋒上弄機巧，大道無關語言文字，若不從心上做工夫，徒逞雄辯，完全是說食數寶，一點也沒有用處。直到了北宋，周敦頤，邵雍，和二程夫子輩，纔開始敞開理學的門庭，研究到心性，這纔算：對於儒家所標榜的「止至善」，有了真實體會。可是，這樞機還是得力於佛教禪宗的啓示；假使濂溪之學，真個得自東林的涯總二師，那麼，宋代的理學，就無異於佛門禪宗的別派了。所以纔有人批評宋明儒者：是披上了一件內佛外儒的大衣。不過，我認爲：外面塗的是什麼色彩，且不必苛究，只要裏面的東西，能够完全一樣，也就算了，門戶之見，似乎是通病，不是一下了就能斷除。

最可笑的，是南渡以後的朱陸異同。朱熹之學，主張窮理致知，躬行實踐，而以居敬存誠的骨幹，近於道問學，相當於佛門的教與律。陸九淵之學，主張妙契自然，不假磨琢，近於尊德性，相當於佛門的禪宗。這兩大學派的主張，在當時確會爭得面紅耳赤，其情形也有似於佛門的宗下和教下，或者性和相，禪和淨的互相攻訐。說明白一點：就是尊重性德的人說：「我需性，不需要修。」尊重修德的人說：「我需修，不需要性。」豈非天大的笑話。明明是整套的東西，爲什麼硬把它分成兩截？如果真個被分成兩截，大家豈不都成爲廢物。所以，當時雖然儘管爭，可是，到了後來，這兩派不同的學說，都還仍然存在，仍然爲學者所尊重。理由就是：絕對不宜偏廢，不但不宜偏廢，而且還要互相倚賴合作，纔能有成。學者要切實了解：有了鑽砂：而沒有鍊金的方法和行動，和有了鍊金的方法和行动，而沒有鑽砂，是一樣的得不到純金。

朱熹好註經，把儒門的條理，弄得很清楚，又主張修，所以纔被人家誤會爲：只注重修德，而不注重性德者。其實他的主張修，是要先修後悟，在他所纂補的：大學格致知章裏，就曾這樣的說過：「……至於用力之久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，無不明矣。」這不是把由修而悟的意思，說得很明顯嗎？這不是和禪門的先苦參，後頓悟，如出一轍嗎？所以若把朱熹看做：是一個埋頭於名相堆中的知解宗徒，實在是冤枉了他。但他也曾說過：「學者吃緊，是理會這

一個心，那紙上說的，全靠不得。」又說：「若不先得個本領，雖理會得許多骨董，只是添得許多雜亂，只是添得許多驕吝。」他這幾句話，又著重在先悟，這和禪門祖師的語錄，簡直是一鼻孔出氣。他曾參過妙喜果，又野錄載他少年赴試時，書籠中惟帶大慧杲的語錄全部，晚年自謂：「夜半聞鐘聲，便把持不住。」可知他與佛門的關係，是有一段很親密的香火因緣，並不是泛泛可比。

能修而不見自性，還能夠有所成就，因為，不見儘管不見，根本這東西總是有的，總是現成的，既然是有，是現成，那麼一時的修為，自然都會落到這上面來。若問：不見性而修，既然也有成就，那麼，為什麼佛門會那樣的注重，那樣的鼓勵見性呢？這可比半夜無燈，忽然要記事，黑暗中，摸到了一張紙，一枝鉛筆，仍然能在紙上寫出字來，不過困難而不整齊罷了。假如有辦法點燈的話，當然還是點起燈來寫，比較的好得多。不見性而修，可比無燈寫字，見性而後修，可比點起燈來寫，其功效相差百倍，所以要鼓勵見性。

不見性而能修的人，只要能繼續用工，鏗而不捨，自然總有一日，會豁然開朗，親證本來，這不過是時間問題，並沒有多大的關係。最可憐憫的，就是雖具佛性，而不肯修的人。好像抱著一塊包滿了砂石的璞，歷千萬古，只是頑石，若不從事雕琢，絕對不會成為美玉。一切眾生，雖然本性與佛無異，但若不發心修行，一任貪、嗔、癡、慢、層層圍裹，不但不能出離纏網，連三惡道的罪苦，都是註定的要遍歷，沒法避免，這樣豈不上辜佛恩，下負己靈。

性是可能染污的，亦如太空，不可能為各種色彩物質所塗礙。倘若說：性為罪惡所垢染，成為眾生，成為惡人，這還是未見性者之言。性又可比一面鏡子，本來是晶瑩無疵的，迷惑和罪惡，只是鏡中的幻影，不管這幻影如何凌亂，就鏡的本體而言，永遠是如如不動，有影時，不生，不垢，不增，無影時，不滅，不淨，不減。既然空無所有的，纔是眞如自性，那麼，不但垢染之念，是不合本來，就是戒、定、慧、乃至修證之念，也一樣的不合本來。惟有不垢不淨，無修無證，纔是一切眾生的清淨覺地。到了此時，回過頭來，看五十一位的過程，縱使算收到了磨鍊之功，也有如大夢初醒人，回味夢中的影事，只有癡人，纔說是有。所以，當行者感覺苦海無邊，想到回頭是岸，因而發心修行時，在起初，當然是想去惡生善，由清淨身口意三業下手。這樣，到後來縱使眞能做到：十善精純，諸戒具足，只不過是把鏡子上兇惡悲痛的影，換成和祥安樂的影。雖然已收到改變環境之效，可是，有影還須有生，若要無生，就必須無影。實際上是要做到：胸中善、惡、無記、三影，俱不生時，纔是無修無證境界。到此境界，就性德的方面而言，算是圓彰，就修德的方面而言，算是圓滿，這是三世諸佛的通例。不過，在修行的過程中，一定要先經過有修有

證，然後纔能到達無修無證的境地，此中若有一法，未修習完滿者，若有一毫無明，未斷除淨盡者，都未能成佛。行者若棄修習而望證果，亦如棄耕芸而望收穫，當然是不可能的事。

垢染、罪惡、苦痛、雖皆如幻；畜生、餓鬼、地獄、雖皆如幻；乃至依正二報，苦樂二受，雖皆如幻；然而，當罪報成熟，以幻軀面對幻境時，所生起的幻受，確是使人難堪。因難堪故，所以要以幻修對治幻心幻業，使之永遠不生幻境，不起幻受，這便是需要修行的理由。程明道先生。年輕時，好放蕩，後來為學多年，自謂已沒有此心了，然而見獵還不免心喜。這見獵歡喜的心，還是後天習氣所養成的，如不排除淨盡，就會發為果報，若是先天的俱生我法二執，那就更難斷除了，不修如何交代呢？

又仰山偉禪師，曾私折常住一根筍，從此每入禪定，當萬念俱空時，輒見一筍現前，後來買一根賠還懺悔，其相乃絕。這是新種的：偷盜現行的種子，薰入第八識裏，在禪定中，反映出來。猶如照相機中，新映的底片，洗出來的影像，纖毫不爽。若不從事上及理上，加以補償懺悔，使之磨滅，則將來此盜常住物的習氣，果熟生報時，就會現出地獄中的一切境界了。吾人的第八識中，蘊藏著無始以來的一切六道善惡種子，有的已熟，專待外緣引發，有的未熟，還在薰習，將來都會一一成為果報。決定要早修，使之或伏或斷，或在生佛國，跳出三界六道，則三塗八難，決定要遍歷，到那時，已是太遲了。至於自性呢？它雖不變，而會隨緣，雖在隨緣，仍然不變，這道理，就是道生所主張的：「一闍提人，亦有佛性。」的根據了。

### 慈舟法師法彙徵求附印啟事

慈舟老法師遺著，現有者計九種：①普賢行願品親聞記，②金剛經中道了義疏，③孟蘭盆經講錄，④八大人覺經淺釋，⑤梵網經懸談，⑥四分戒本懸談，⑦毘尼作持要錄，⑧大乘起信論述記，⑨慈舟法師開示錄。總計餘萬字，用廿四開本精印，分裝六冊，定名為：「慈舟法師法彙」預計自四月份起每月印行一冊，六個月內完成，每部（六冊）印刷成本，初步估計為新臺幣二十元，茲為廣布流通起見，徵求海內外同道多多附印，每部附印價暫收二十元，（港幣四元）日後印齊時，按確實成本，多餘少補。在臺附印者，請將附印價款存入郵局劃撥帳戶一二四六五號自由書店收，並請在存款單內註明附印人姓名詳細住址及附印若干部，當於收到該款時寄給附印收據。海外附印者，請將附印款交：香港跑馬地奕蔭街廿六號三樓優曇法師收轉。再者：港臺大德中如有慈舟老法師遺著，（在上列九種以外者）請慈悲寄交基隆市愛三路廿號自由書店收，（出版後以奉贈全書一部為酬。）以便一併排印法彙內，而廣流通。此啟。